

春夏秋冬

——史賓格勒《西方的沒落》導讀



中華民國社區教育學會 副祕書長
林煒舒

《西方的沒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這部德意志哲學思想經典誕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烽火之中，一出版就洛陽紙貴，並讓作者史賓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 1880-1936），原本沒沒無聞的一介中學教師一夕成名。

《西方的沒落》這部德意志哲學思想經典著作的思想理論醞釀於帝國主義（Imperialism）興盛的時代，寫作於共產主義（Communism）崛起的時代，成名於威瑪共和（Weimar Republic）的鑒金歲月；其構思、創作、出版、成名，幾乎就是一個傳奇故事，而史賓格勒於盛年時驟然辭世，更令此書增添傳頌的戲劇性情節。

雖然此書對二十世紀的西方文化與思想史影響深遠，在中文世界也頗富盛名，但是，中文版的出版卻很晚。1963年，齊世榮等譯《西方的沒落》，不過，缺少了論述其文化形態學理論基礎的第一卷；1986年，陳曉林譯的《西方的沒落》則是英文簡譯本，雖然一直都是書肆上採用的主要譯本；直到2006年，才由吳瓊完整譯出，由上海三聯書店出版。

由於史賓格勒所欲傳達的文化與歷史哲學思想體系是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等一脈相承的德意志—普魯士學派（The German-Prussian School）思想，並嘗試在這些深深影響近代西方哲學思想的先哲所鋪陳的道路上另闢蹊徑，因而《西方的沒落》的思想極為廣遠、博雜、深奧。

充滿了非凡的想像力

史賓格勒於 1880 年 5 月 29 日出生在德意志帝國（Deutsches Kaiserreich）布蘭肯堡（Blankenburg）。他的童年與少年生活經常出現驚恐的狀況和夢遊，成名後，史賓格勒說他的少年時代是在「頭痛」和「對生活的恐懼」之中度過。其思想、理論之所以如此複雜，或許與之有關。史賓格勒的著作充滿了非凡的想像力，他把想像力導引到創作，而《西方的沒落》只是他創作的起點。

史賓格勒由於有嚴重的心臟疾病，1899 年免除兵役，即在哈勒・威登堡馬丁路德大學（Martin-Luther-Universität of Halle-Wittenberg）、路德維希・馬克西米利安・慕尼黑大學（Ludwig-Maximilian-Universität of Munich）和柏林洪堡大學（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學習數學、科學和哲學。他的博士論文以研究古希臘哲學家，以「人是萬物的權衡」為世人所熟知的赫拉克利圖斯（Heraclitus, 535BC-475BC）思想為主。1904 年 4 月，獲得哈勒・威登堡馬丁路德大學博士學位。在好幾個中學任教後，1908 年，開始在漢堡（Hamburg）的一所高中擔任數學、歷史與哲學教師。母親去世後留下一小筆遺產，雖然金額微薄，卻能讓史賓格勒放棄教學生涯，追求成為一位自由作家的心願。

史賓格勒才華橫溢，對哲學、物理學、植物學、動物學、歷史學……等都有相當研究，橫跨人文和自然科學。他曾經對尼采的思想

提出深刻的批判，卻一生崇拜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同時認同歌德是西方文化發展的高峰。

《西方的沒落》的出生，本身就是一個傳奇。1911年3月，史賓格勒搬到慕尼黑，從此開展創作生涯，也開始撰寫成名代表作《西方的沒落》；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煙硝瀰漫，史賓格勒在昏暗、搖曳的燭光下，一字字一行行地完成；1917年4月，《西方的沒落》第一卷「形式與現實」完成，但沒有出版商願意出版這部充滿隱晦邏輯、艱深思想、複雜語彙的著作，直到戰爭結束後的1918年9月才找到出版社。惟其印刷品質和紙張相當糟，可見得當時並不看好這本書。史賓格勒由於健康狀況不良，也沒有出席新書發表會。意想不到的是，這部書名充滿不祥徵兆，卻恰好與剛經歷敗戰苦果的日耳曼民族出現巧妙連結，新聞界因此爭相報導，從而引發爭議，德文世界的文化界、科學界和政治界激烈辯論，欣賞與攻擊的評論同時蜂湧而至。幾乎是一夕成名的他在爭吵聲中躲入了自己的思想世界，再以4年時間完成第二卷「世界歷史的透視」，並於1922年出版。這時，史賓格勒已經成為威瑪共和國最重要的思想家，這十年來，他在孤獨、寂寥的環境下，苦心孤詣地將這部劃時代的巨著完成。

此時，向著日耳曼民族迎來的卻是另一個比第一次世界大戰更嚴重的毀滅性災難。由於無法接受德意志帝國的崩解和凡爾賽條約（Treaty of Versailles）的屈辱，做為一個具有通透視野的思想家，史賓格勒說出了「和平只能是短暫的，世界大戰現在才準備進入第二個

階段」的話。顯然他已經預見了德國人即將面對的悲慘世界，以及必須付出讓國家幾乎變成灰燼及瀕於滅族亡國的慘痛教訓。

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45）崛起後，逐步攫奪政權，威瑪共和國瀕臨絕境，史賓格勒對納粹黨（Nazi Party）的國家社會主義（National Socialism）不像一般德國人那麼地信任，反而是以消極且略帶嘲諷的態度看待日耳曼民族正在面臨的災難，或許這是一位有著深邃目光的思想家與一般知識份子、民眾不同的地方。1933年8月，史賓格勒正式和納粹黨保持距離。儘管希特勒對史賓格勒公開反對「國家社會主義」相當憎惡，但是基於史賓格勒在文化、思想界的領袖地位，因此第三帝國（Drittes Reich）並未禁止他的著作流通。

史賓格勒已經意識到自己不願意與希特勒妥協，將讓自己活在死亡恐懼與威脅陰影下，但是，基於知識份子的良知，他只能朝著自己的選擇走去。他的視野始終放在世界史，認為整合人類文化發展的歷史是自己能夠留給日耳曼民族的重要遺產。他在去世前以關鍵字「DiG」（處於危險中的德意志）做為最後一本書的筆記。書裡把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與列寧（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Ульянов，1870-1924）的布爾什維克主義（Большевик）相提並論。在此之前，他更把布爾什維主義描述為政治史上最恐怖的邪惡，或許這就是他驟然死亡的導火線。1936年5月7日夜晚，史賓格勒在慕尼黑的公寓裡意外去世。自那一刻起，「被納粹黨謀殺」的說法流布，隨著時間推移，事實真相已經難明了。

文化，即是有機體

「文化，即是有機體」的觀點是史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為世人所熟悉的代表理論之一。他說：

每一文化有其各自的自我展現的可能性，它興起、成熟、腐敗，而一去不復返。每一文化有其各自的自我展現形式，所以世界上並不是只有一種雕塑、一種繪畫、一種數學、一種物理學，而是有許多種，每一種的精純之處，皆迥異於其他。

史賓格勒將文化視為一種有機體（organism）。他認為「蘇格拉底、佛陀、盧梭，這三位文明的代表者，各自埋葬了一段千百年的精神深度。」由於文化的發展過程會如生命一樣存在著出生、成長、茁壯、衰亡等四個階段，如春、夏、秋、冬般。他引用歌德的詩：「如果相同的事物，在無限的時空中，周而復始的川流不息，像成千上萬的拱柱，彼此緊密交錯，生生不息。則不論大小星辰，萬事萬物，皆能充滿生機，妙含逸趣，洋溢出生命的歡欣。而一切掙扎，一切奮鬥，一切吶喊，在上帝眼中，卻是永恆的安寧而已。」具體闡明文明的生、老、病、死。史賓格勒說，每一個文化的春天階段，其主要的表現是

鄉野直覺的靈魂，從睡夢中覺醒，凝成偉大的創造活動，超個

人的統一與充實。

夏天階段則是

日趨成熟的意識，早期城市的活躍與批判的運動。

秋天階段是

城市的智慧，純粹心智創造的最高峯。

冬天階段則表現為

大都市文明的早晨，精神創造力量的消失，生命本身成了問題，非宗教而反形上的國際主義已表現在實際倫理方面。

一旦到達冬天階段，世界末日的思想會廣泛散播。他並認為「蘇格拉底、佛陀、盧梭這三位文明的代表者各自埋葬了一段千百年的精神深度」。



圖 1 文化有機體理論（資料來源：整理自《西方的沒落》）

西方和阿拉伯文化是全書論述的中心文化

文化的「基本象徵」（prime symbol）則是史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另一個代表理論，他提出 8 個主要文化發展型態做為代表。這是一種在直覺上直接透視的方法，表達文化的特殊風格和歷史形式，文化的靈魂也在此間不斷實現其內在潛力。

古典文化，即西方文明的母體文化——希臘、羅馬，基本象徵是「有限的實體」，以「阿波羅文化」做為代名詞。史賓格勒認為，對於希臘、羅馬文化而言，「空間」是一切問題的關鍵；「空間」的問題，也是西方靈魂的核心問題。在空間領域裡，西方的宇宙觀吸納、引發了所有一切事物的根源。然而，古典文化並不存在著「空間」這

個語彙，甚至認為空間沒有意義，也根本不存在。阿波羅文化現存的代表性實體為雅典的巴特農神殿（Parthenon）、羅馬的大競技場（Colosseum），這些是古典文化給人最具體的世界感受，以及最終極、最宏偉的表現，其所表現的是整齊劃一的愛奧尼亞式列柱（Ionic Order）、羅馬式拱窗。而這是運用歐幾里德（Ευκλειδης，325BC-265BC）的幾何學創造的建築主體模式，其排列弧度非常精密，精密到肉眼看不出，必須用感官感覺。又，古典文化的宇宙秩序是以眾多神祇的萬神殿做為感官的世界。

西方文化，即當代西方文明，基本象徵是「無垠的空間」。史賓格勒筆下的西方文化是除了俄羅斯以外的歐洲，以及 1492 年之後的美洲文明，這是西方文明的主要發展區域，也是全書論述的中心文化之一。西方文化是以「浮士德靈魂」做為文化的代表，這是一種「無窮荒寂」的靈魂基本感受，其基本韻律以林布蘭（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1606-1669）的色彩、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的音樂做為代表。值得一提的是，西方文化所感受的空間世界是「單一的」，因而形成基督教文明的「一神論」。

阿拉伯文化，史賓格勒定義的阿拉伯文化主要是指穆罕默德（571-632）創立的伊斯蘭文明，基本象徵是「洞穴」。令人驚訝的是，他對伊斯蘭文明似乎相當欣賞，因此對阿拉伯文化大幅提出見解與判斷，且為全書論述的中心文化之一。在《西方的沒落》中，馬日文化

（Magian Culture）是以阿拉伯文化做為代表。由於東南亞、中亞、北非、東非、西非等伊斯蘭世界在文化型態上都偏向阿拉伯文化。伊斯蘭文明的型態是以宗教禮拜儀式做為核心，禮拜時，不管任何民族有任何語言、文字，都必須以阿拉伯文做為主要文體。語言、文字和文化之間是一種臍帶型式的關係，廣袤的伊斯蘭世界就是阿拉伯文化的承載體，這是一種馬日型靈魂的文化。屬於洞穴的馬日空間是由二元對立的「形式」（form）與「實質」（matter）所構成，有別於西方文化的「力」（force）與「質量」（mass）。總體而言，馬日文化的時間與空間概念具有獨特文化特質，迥異於其他文化型態。與西方文化一樣，馬日文化所感受的洞穴世界是「單一的」，因而形成了伊斯蘭文明的「一神論」。

中國建築的主要模型在北京的紫禁城

中國文化，基本象徵是「道」，史賓格勒認為中國文化的「風格，一如『自然』，是覺醒人類的一種永恆新鮮的經驗，是覺醒的人類在周遭世界中轉變的自我，反映的影像。所以，在一個文化的普遍歷史圖像中，只能有一個風格，即文化的風格。」《西方的沒落》一書有一個必須注意的特點，即史賓格勒常以建築風格解釋文化，惟建築和數學密不可分，因為，必須要有先進的數學能力才能創造出具有文化特色的優秀建築，中國建築的主要模型在北京的紫禁城中，總共保留了 9 種建築樣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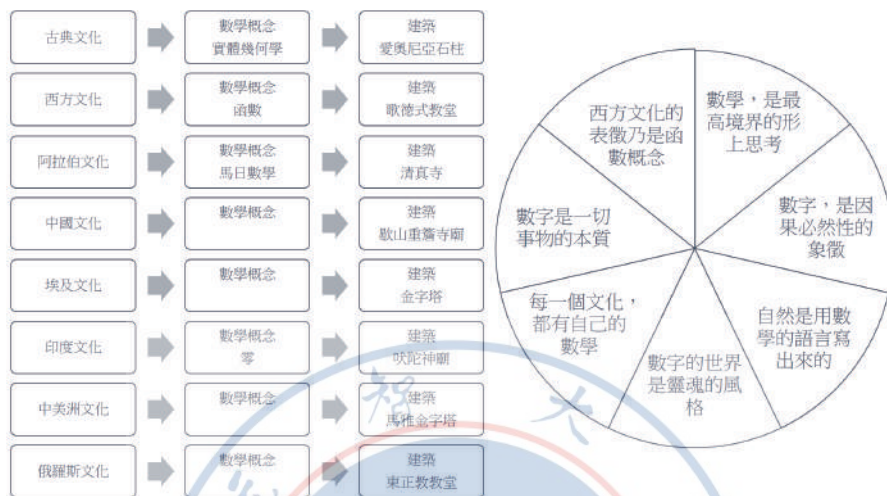


圖2 《西方的沒落》提出的數學與文化連結

說明：關於數學與建築的連結概念，史賓格勒引用大量的資料討論古典、西方等文明，而在此一部分論述裡，中國、中美洲、俄羅斯、埃及則未提及。

埃及文化，基本象徵是「路途」。史賓格勒認定的埃及文化與現在的「伊斯蘭文明」埃及並未存在著連結關係。他認為古埃及文明可以用「石頭」來表達，石頭象徵著已經變成空間的、無時間性的事物。在古埃及文明的靈魂死亡之前，雖然歷史久遠，但是它所經過的文化有機體旅程是一條狹窄卻堅固的路，每一位古埃及人都透過這一條「命運」的石頭路到達其生命的終點，同時也是古埃及文明的終點。在這條路上，排列著太陽神殿柱廊、天狼星。最早的天文記錄已經有

對天狼星的記載，它被古埃及人視為「索普代特」（Sopdet），而索普代特的象形文字是 1 顆星星和 1 個三角形。在吉沙大金字塔（Giza pyramid）有 4 道狹窄的通氣孔，為其獨有的特徵，在西元前二千年，4 個通氣孔同時面對古埃及人信仰的 4 顆星星，北側的 2 個對準小熊星座的次小熊星（Kochab）及天龍座的首龍星（Thuban）；南側的 2 個對準天狼星（Sirius）與獵戶座的尼他克星（Al Nitak），天狼星是古埃及人信奉的愛瑟絲女神（^ἭΙούς）。三大金字塔的排列方式與獵戶座三顆腰帶星的排列方位完美契合，似乎也印證了埃及的宗教、文化與天空星辰的對應。

中美洲文化，基本象徵是「夭折的文明」。中美洲文化的代表是馬雅文明（Maya civilization）和阿茲特克帝國（Aztec Empire）。曾經輝煌、燦爛的馬雅文明創造出令人驚歎的梯形金字塔，例如提華那柯（Teotihuacan）遺跡，其以亡靈之路（Avenue of the Dead）串起太陽金字塔（Pyramid of the Sun）和月亮金字塔（Pyramid of the Moon）是令世人驚歎的人類文明，亡靈之路兩側的金字塔設計的核心概念是大地是「天之鏡」，地上的建築必須模仿天空的特徵，重現天上的神祇與亡靈居住的世界。馬雅文明是獨立發展出來的，甚至比印度更早創造出「0」的概念，曆法也更先進，惟其於西班牙人入侵之前就已經夭折，而在馬雅文化廢墟之上建立起來的阿茲特克文明則是在極盛時期被西班牙的武力滅絕。

共產黨的統治讓俄羅斯文化中衰

印度文化，基本象徵是「涅槃」（Nirvana）。涅槃是佛教要義，卻是晚期印度文化的精髓。在印度文化中，婆羅門（brāhmaṇa）生命價值的重估是由孔雀王朝（Maurya Dynasty）的阿育王（Ashoka the Great）完成，眾所周知，這是佛教文明在印度的極盛時期。在釋迦牟尼之前和之後的吠陀哲學是不同的樣態。而涅槃所指涉的概念，印度文化的終結概念，以吠陀、浮士德的宗教概念而言，佛教並不是宗教，史賓格勒認為佛教的根柢是理性的、無神論的「薩迦哲學」（Sankha Philosophy），同時也是佛教世界觀的代表文化。由於佛教文化和基督教比較，很少使用宗教的探索，因而眾多觀念也難以使用西方的語彙說明，因此只好採用「斯多噶式的涅槃」，讓高舉「世界和平」和自由、平等、博愛等價值觀的西方世界能夠認識印度文化中的涅槃觀念。

俄羅斯文化，基本象徵是「無垠的平板」。俄羅斯的靈魂是泯滅意志，並試圖在一個無垠的平板上蔓延。這個文明的型式表現在俄式的教堂建築之中，相對於西方的教堂企圖創造一種高聳入雲，令人對上帝產生無休無止的敬畏與崇敬之心，東正教的教堂卻只是一群平板型式的集合體，再加上一些少量的圓頂建築。乍看之下，平鋪直敘，看不到邊界，似乎相當無趣，但是，俄羅斯文明的廣袤無邊反而成為其重要的特質。不過，由於受到共產黨的統治，承繼自東羅馬帝國的

俄羅斯文化因而中衰。

文化的衰亡是另一個文化的開始

史賓格勒以歷史上的 8 個文明做為理論探討、論述的模型。他認為其中 7 個文明已經衰亡，而西方文明正在文化發展的第三個階段，即將步入第四個階段。至於西方文明是否即將步入衰亡階段是此書出版後不斷爭議的焦點。古典文化的希臘、羅馬文明在衰亡之後卻成為西方文化孕育的母土，因此，在史賓格勒的論述之中，文化的衰亡，事實上正是另一個文化的開始，或許這才是「西方的沒落」要旨之所在。

史賓格勒的企圖相當宏大，欲透過《西方的沒落》這本書觀照世界各大文化的歷史。但是，一出版就呈現毀譽參半的聲名，認同者以傳道式的熱情不斷宣傳史賓格勒的思想；否定者則對書中艱深難懂的語彙和難以讀通的理論一再進行有意或無意的曲解和扭曲。

參考資料

- 史賓格勒著（Oswald Spengler），陳曉林譯，《西方的沒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臺北：遠流，2000。
- 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著，吳瓊譯，《西方的沒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6。
- 葛瑞姆·漢卡克（Graham Hancock）著，周健譯，《天之鏡》（*Heaven's Mirror: Quest for*

the Lost Civilization），臺北：商周，2013。

